

学 术 前 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萨林斯作品

人性的西方幻象

THE WESTERN ILLUSION OF
HUMAN NATURE

Marshall Sahlins

王铭铭 编选

赵丙祥 胡宗泽 罗杨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人性的西方幻象

[美] 马歇尔·萨林斯 著

王铭铭 编选

赵丙祥 胡宗泽 罗杨 译

■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的西方幻象 / (美) 马歇尔·萨林斯著; 王铭铭编选; 赵丙祥、胡宗泽、罗杨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3
(学术前沿)

ISBN 978-7-108-06314-4

I. ①人… II. ①萨… ②王… ③赵… ④胡… ⑤罗… III. ①人类学—文集
IV. ①Q9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1160 号

责任编辑 王晨晨

装帧设计 薛 宇

责任校对 龚黔兰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9-0390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 数 192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马歇尔·萨林斯

生于美国的犹太人家族，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从博士论文研究开始，他对非西方世界产生兴趣，并专门研究过太平洋岛屿的土著文化，进而反思西方世界各种观念的缺失。1956年至1973年执教于密歇根大学，1973年以来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著作包括：《石器时代经济学》、《文化与实践理性》以及《历史之岛》等，这些著作对晚近西方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Cosmologies of Capitalism: The Trans-pacific Sector of 'The World System'

The Sadness of Sweetness

The Western Illusion of Human Nature: With Reflections on the Long History of Hierarchy, Equality,
and the Sublimation of Anarchy in the West, and Comparative Notes on Other Conceptions of the

Human Condition

copyright © Marshall Sahlins, 2019

本书中文版由作者授权

学 术 前 沿

总 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新创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绍介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

编选说明

这本书由当代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三篇论文构成。

萨林斯生于1930年12月，于1954年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1973年起担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现为芝加哥大学杰出荣休教授。

萨林斯20世纪60年代曾为新进化论代表人物。20世纪70年代初，萨林斯开始文化理论的重建工作，结合文化人类学与结构人类学，致力于复兴并伸张现代人类学的风范。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恢复之初，吴文藻先生曾在其重要论文中论及萨林斯的早期理论。他的主要代表作品也移译到中国学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于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出版了《甜蜜的悲哀》及“萨林斯历史与文化论丛”三种。

萨林斯从1988年起多次造访中国，1996年、1998年两度应邀访问北京大学，还曾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做主题演讲。2008年应我之邀，担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

方法研究中心短聘教授之职。

在此收录的三篇著述，原刊于1988年、1996年及2008年，中文版分别于2001年、1998年及2009年由赵丙祥、王铭铭、胡宗泽、罗杨等译出（翻译过程中得到刘永华的帮助），并由《人文世界》杂志（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及《中国人类学评论》杂志（第八辑）发表及出版。我有幸策划了这些文本的翻译及出版事宜。鉴于这些文本不仅仍旧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将它们编辑成册，以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人性的西方幻象》为书名重刊。希望这本小册子有助于我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现实世界及其吊诡的理解与反思。

萨林斯教授一如既往地无条件同意我们的翻译出版计划，这令人心生感激。今岁正逢萨林斯教授米寿之年。谨奉此译本，为大德者寿。

王铭铭

2018年春

目 录

编选说明 • 1

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宇宙观 • 1

——“世界体系”中的泛太平洋板块

“发展人”经济学 • 2

中国贸易 • 11

桑威奇群岛 • 33

夸库特人 • 43

结论：关于茶叶和其他商品的思考 • 52

甜蜜的悲哀 • 65

——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

前言 • 65

引论：罪恶之花 • 67

“需求”（need）概念的人类学分析 • 70

插叙：文艺复兴札记 • 78

生物学观念的人类学分析 • 82

“权力”(power)概念的人类学分析 • 96

神创秩序的人类学解剖 • 106

关于现实的人类学 • 118

甜蜜的悲哀 • 133

人性的西方幻象 • 147

——对于等级、平权及西方对无序之升华的长时段历史的
反观，以及其他关于人类状况之观念的比较札记

作为修昔底德主义者的霍布斯和亚当斯 • 150

古代希腊 • 159

有关人的条件的另类概念 • 181

中世纪的君主制 • 189

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国 • 197

开国元勋们 • 205

自利的道义复燃 • 214

其他的人文世界 • 218

现在是我们的自卑在啜泣 • 226

文化即人性 • 231

附录

萨林斯及其西方认识论反思 王铭铭 • 239

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宇宙观

——“世界体系”中的泛太平洋板块

赵丙祥 译

我，一个芝加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应邀到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发表演说，这是一项殊荣。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这并非出于对我个人才智的考虑，毋宁说是身为学术宗族共同体的一员，我才获此殊荣：也就是说，我无非是一个人类学系的一位代表而已，这个人类学系至今仍将其在美国引以为傲的特色归功于该系的英国先贤。众所周知，拉德克利夫-布朗曾于本世纪30年代在芝加哥执过数载教鞭。正是在培养弗莱德·伊根（Fred Eggan）、索尔·泰克斯（Sol Tax）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侪辈的过程中（这些门生注定要成为下一代人类学领袖），这位英国导师成功地在历史主义的混乱海洋中创造出—一个结构之岛——一个理论一体性之岛。因此，对我来说，如何代表我的美国同道做出力所能及的回报，我唯有追随他的功绩，在接下来的演说中讨论太平洋地区的人们如何将某种文化结构赋予了因欧洲扩张而导致的世界—历史性（world-historical）浩劫。

“发展人”经济学

1839年11月20日，伦敦布道团的约翰·威廉斯牧师（John Williams）抵达新赫布底里群岛（现在的瓦诺图）埃罗曼加岛的狄龙湾不久，就被杀身亡。在此之前，威廉斯闻名遐迩，素有“波利尼西亚圣徒”的盛誉，却转眼沦为美拉尼西亚人的牺牲品，若从意图方面讲，那些土著暴徒是由于此前遭受白人檀香木贩子加诸他们神圣的苦难才如此盲目复仇的。关于此事的实录也大多秉持这种观点，正如称它为“谋杀”或呼其为“野蛮人”一样，这些纪事当然也不免以西方人的观念描述岛人的举动。自此伊始，关于此类事件的历史著述传统虽有所进步，但仍然难免以基督教价值理解波利尼西亚人，其立场如下：首先发难的不是土著人。仿佛土著人不可能有基于他们自身考虑的理由或暴力。更不用说思考威廉斯之死的本土意义了——在其仪式方面，这会令人奇怪地联想起库克船长在夏威夷的命运——更不用说，在当地人那里，威廉斯之死不过是一桩弑神之举。^{〔1〕}在几乎所有欧洲

〔1〕 关于威廉斯之死及各种解释，见 Turner（1861：490），Roberson（1902：56-9），Prout（1843：388f），Murray（1862：179，195-6，206-8）及 Shineberg（1967：205-7）。这次事件表现出与夏威夷库克船长之死诸多相似之处，只是死的方式稍有不同，威廉斯淹死在浅水里后，其尸身才遭到暴民的集体攻击，其中，据报道说，使团闯入了一年一度的盛大宴会（nisekar）之中。从各种报道看，这是一次和夏威夷的“玛卡希基节”极其相似的冬至日事件，玛卡希基节也是以模拟战和禁止战争为标志的（参看 Humphreys 1926：180-1）。此外，与其他欧洲人一样，威廉斯被地方人群归入了“诺布（Nobu）”的类别，这是埃罗曼加岛消失的创世神的名字，这和夏威夷的罗诺神也非常相似，库克在当地成了神明的化身（参看 Capell 1938：72-3）。据说，威廉斯的尸体被后者卖给了某些附近的人，以换取供年度消费的猪，而他的同伴哈里斯被直接吃掉了。关于库克之死的仪式细节，见 Sahlins（1985）。

人对于此类事件的叙述中，那些岛民无非是被迫对外国人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本地之类的事件做出反应。诚如道罗塞·沙恩堡（Dorothy Shineberg）所言，这其中隐含的解释原则是，“每个棕人背后，必有一个白人”。^[1]

当然，在此我借助隐喻的方式陈说使节遭逢的命运，是要加入反对下述观念的人类学合唱。那种观念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或所谓“世界体系”的全球扩张，已将那些殖民化的、“边缘化的”人民变成了他们自身历史的被动对象，而不是自身历史的创造者，而借由纳贡制经济关系，也将他们的文化转变成了水货。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一书中，沃尔夫不得不坚持说，我们应当关注这些人民，他们才是真确的历史主体，绝非自身之卑屈命运的“牺牲品和沉默的亲历者”（Wolf 1982: x）。沃尔夫下此断语，是由于在世界体系论的早期日子里，人类学除了为资本主义提供全球民族志以外，看上去再也无所作为了。人类学将唯有呈供证据的命运。由于其他社会不再被认为拥有自己的“运

[1] 兰哥利德道出了对于“牺牲者”的一般看法，大意是说，“悲剧事件几乎应完全归罪于在他到来之前白人们干下的罪恶勾当”（Langride 1934: 15）。沙恩堡对此表示怀疑，他提醒说，埃罗曼加岛最后一次重大暴力冲突包括夏威夷人对从狄龙湾穿越岛屿的当地其他人群的袭击，而这早在威廉斯之死的九年以前就已经发生了（参看 Bennet 1832）。沙恩堡就诸如兰哥利德等人的欧洲中心论式解释所做的评论值得全段引用：

单纯复仇理论非常确切地契合于下述观念，即美拉尼西亚人在文化接触过程中只能扮演被动的角色，因为这暗示着，在每个棕人背后，必有一个白人。唯有在对欧洲人的举动做出反应时，岛民们才被视为一个行动者。他不可能抢先行动：他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杀死欧洲人的独立理由（源于他自己的欲望和习俗的动机），而只能坐待欧洲人冒犯他。（Shineberg 1967: 214）

行法则”，除了西方资本主义统治有能力赋予它们以“结构”或“体系”，它们没有什么“结构”或“体系”可言。^[1]但若认真思索这些观念的话，难道不会看到，它们本身虽采取了学术的形式，其实无非是同样一种资本主义统治方式吗？由于西方从物质上全面侵入了他人的生活，看起来西方如今也会在知识上否认他人的生活具有任何的文化一体性。世界体系论恰恰变成了它原本蔑视的那个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式表达——它无非是世界体系自身的自我意识。

但为何沃尔夫又会在他的权威著作中重蹈覆辙？他一厢情愿地想要分析地方人民如何试图运用自己的文化去构织正在困扰他们的事物。沃尔夫提醒我们一定要将穆杜鲁库人（the Mundurucú）和米奥人（the Meo）当成历史主体看待，可他实际上展示给我们的，却是他们如何“被吸入更大体系当中，忍受它的冲击，并成为它的代理人”（Wolf 1982: 23；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一个显然的问题是，沃尔夫对马克思主义一功利论有着浓厚的牧歌情怀，而这一学说也正是诸多世界体系论者情有独钟的。我的意思是，如果认为文化观念是“生产方式”的反映，是物质力量在社会层面的一系列表现，这或多或少有它们自己的工具理性和必要性。^[2]由此引发了对所有人类学美好意图加以调和的悖论。一方面，沃尔夫说，人民扮演着积极

[1] 在历史资本主义的时空界域内泛滥的多元文化、多元“传统”，并不比多元制度框架更具有原初性。它们大多是现代世界的创造物，是其意识形态建筑的一部分（Wallerstein 1983: 76；参看 Frank 1966: 19）。

[2] 请注意考虑沃勒斯坦关于“文化”的观念（即，“观念、价值、科学、艺术、宗教、语言、情感和颜色”）：文化是人们掩盖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与动机的手段，将文化作为手段，乃是为了表现、掩藏和在空间和时间中扩展这些利益与动机以及保存关于这些利益与动机的记忆（Wallerstein 1980: 65）。

的历史角色，这必然意味着，他们一定会依照自己的观念改造加在他们身上的物质环境；另一方面，他又鼓吹这样一种文化理论，即假定人民的观念是其物质环境的功能。

但我们必须更严肃地思考一下马克思自己对生产的理解，在他看来，生产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之内并借此实现对自然的占有。这必定意味着，一种生产方式本身不能确定文化秩序——除非它自身的秩序作为生产业已借由文化方式确立起来。生产，马克思写道，是“一定的生活方式”的持续再生产（Marx & Engels 1965：32）。一种生产体系是一种绝对需要的相对形式，是满足人类需要的特定历史方式。由此，人们对外在环境——他们既不能创造也无可逃避的外在环境——的文化假设成为其历史行动的根本原则。正是在与自自然力的关系（也是在与其它社会对自己社会的压力的关系中）营造起来的，在历史上我们所知的每一种文化图式都是这种实用困境的产物。因此，不能说我们忽视了现代的不可抗拒性，但这得加上一个前提，即我们必须视其历史进程为文化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将巨大的生产力、强制力和毁坏力释放给这个世界。但确切地说，正因为这些力量是难以抵御的，更大体系中的关系和物品同样在地方性的事物图式中找到了富有意义的位置。结果，正如新的事务获得了一种特定的文化一体性一样，地方社会的历史变迁也延续了被取代的文化图式。因此，我们不得不去考究，本土人究竟如何努力运用从逻辑和本体论来说都更具包容力的东西来统合他们对于世界体系的经验：那更具包容力的东西就是他们自身拥有的世界体系。

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如通常那样将跨文化遭遇简化为一种物理学或目的论。我是指那种将全球经济简单

而机械地视为一种物质力量的通常看法，同时又以宿命论的笔调将地方历史描述为命定的文化渐蚀编年史。在库克船长发现桑威奇群岛一个世纪以后，美国制造商就攫取了那块土地，并把夏威夷人变成了农村无产者，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若说夏威夷人的历史进程自从 1778 年以来一直受制于这个结局，或说其历史进程无非是资产阶级关系取代了波利尼西亚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恰好相反，夏威夷群岛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蓬勃的本土发展阶段，统治头人们正是将西方商品运用于他们自己的主导方案——也就是说，他们传统上就拥有的“神性”（divinity）观念。如果说，从那以后夏威夷人很快便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那无非是由于波利尼西亚人为谋求神界力量而展开的竞争有着巨大的容纳力，而外国商业恰好借此扩大了势力。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资本主义力量凭借其他的形式和结局，凭借与欧洲本土商品拜物教大相径庭的奇异的文化逻辑而实现（参看 Simmons 1988）。^{〔1〕}因此，世界体系不是一种摇摆于经济“冲击”与文化“回应”之间的比例关系的物理学。全球性物质力量的特定后果依赖于它们在各种地方性文化图式中进行调适的不同方式。

这岂是一种行星物理学，它是一部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

〔1〕 最富于说服力的例证涉及西方商品如何遵照其他文化逻辑被本土化的方式。因此，莱德曼就新几内亚高地报告说：“曼地人不以与我们同样的方式看待这些物品：对我们而言，他们的目的满足了。……从我们的物品中，他们发现了制造商从未想象过的满足需要的多种可能性。”（Lederman 1986：5）这一报道也为最近一部克瑞族民族史所响应：“印第安人采用的大部分技术发明都经过了他们的修正，以适应现存的观念和社会体系，当许多欧洲货物用在印第安文化中时，其目的完全不同于它们当初在欧洲被生产出来时所设想的那样。”（Thistle 1986：35）

不止如此，它还将以双向的方式证明其他存在方式的正当性。首先是下述事实：现代全球秩序一直受到所谓“边缘人民”的决定性的塑造作用，经由这些不同的途径，他们运用文化手段黏合了加诸其身的物事。其次，抛开业已遭受的可怕损失暂时不谈，多样性并未死去。它顽强地存活在西方统治的轨迹之中。的确，尊敬的学者们如今论证说，1860年以来的世界现代史一直以全球一体化和地方性分化的双重自发过程为其标志。^[1]长期以来，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迷失在西方支配的迷障里：他们想象，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将终结所有其他文化的历史。一如约翰·凯利表明的，再添上“后西方主义”的概念以迎合当前对“后学”（postism）情有独钟的“后现代”趣味，那就再聪明不过了（Kelly 1988）。^[2]

但我在此关注的是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样一个

[1] 参看 Bright and Geyer (in press) 关于文化差异之现代发展的富于说服力的讨论。在经典的世界体系论中，也有类似的讨论，尤其当用于（或不用于）解释中国时。一方面，这个理论坚持认为，金融帝国与政治霸权并不必然一致：世界帝国会将其他类型的考虑和兴趣强加于资产阶级企业。因此，金融逃脱国家的政治框架是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所必需的（Wallerstein 1974: 127；参看 Mancall 1984: 67）。另一方面，即使世界体系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世界社会，它也的确不仅假设了一系列表现在产品、需求和劳动形式等方面的补充性的地方差异，也假设了一个由自主国家组成的体系，以便于负担成本。因而，地方分化恰恰是全球一体化的一个条件，而不是相反。当然，所有这一切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都是千真万确的，如同在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一样。

[2] “西方支配的奥秘”隐含着一整套相关的前提，其价值可以说从荒谬直到虚假，这包括：（1）在西方扩张以前，其他人民都“在隔绝状态中”生活和发展——但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在那里；（2）他们彼此之间采取的历史适应方式都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那时任何事物都是“原生的”和“本土的”；（3）然而，他们与西方的互动在性质上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这是因为：（4）欧洲权力以独一无二的方式毁坏了这些异域文化古远的和谐与一致性；而且（5）在他们“涵化”（acculturation）或同化于西方的过程中，他们自己的鲜明文化特征不可逆转地磨灭了。